

上海 历史

程乃
珊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历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罗曼史/程乃珊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8

(上海书系)

ISBN 7-5326-2096-4

I. 上... II. 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8434 号

上海罗曼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390 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ISBN 7-5326-2096-4/I·73

定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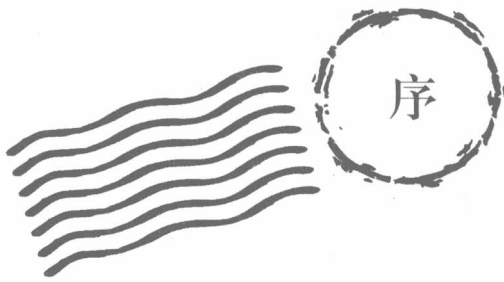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2663733

原 著 程乃珊

责任编辑 蒋惠雍

装帧设计 陈楠



序

八十年代的传奇

程乃珊

Romance 汉语一般译为罗曼史,在英语中意为虚构小说、传奇、爱情故事……有点类似中国传统的“话本”、“笔记”之类文体。

笔者将结集于上世纪80年代所发表的几个中短篇《蓝屋》、《女儿经》、《穷街》、《签证》和《山青青水粼粼》的书名定为《上海罗曼史》,皆因80年代曾经是那么一个不时带给我们意外和惊喜的,充满传奇的时代!

今天,年轻一代回望80年代——他们的父母正处花样年华的80年代,一定会耻笑当年的老土、闭塞、贫困、落伍……殊不知,经历过漫长的单调枯燥又神经紧绷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上海的80年代对我辈今日已开始步入人生深秋的上海人,无疑如大地逢春的感觉,无时无刻不给我们带来意外和惊喜;历来要革命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才能入的大学竟可以只凭考分不问出身就能入得;中国人竟然可以走出国门去美国读书;被强占去的私宅居然可以原幢奉还。

……至于传奇之说更是时有所闻,日日见到的那个街口摆修阳伞摊的老头子一夜之间抖掉几十年的霉相,被锃亮的小汽车接走了,一打听,原来他是昔日上海滩的金融巨头,今华尔街某银行老板还是他昔日的学生;当年抄家时将资本家往死里打的那个小将从深圳淘金回来,已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一个以做保姆为生的孤老在为东家擦窗时不慎跌下身亡,贴身缠着的腰带内各种金刚钻、金元宝、白金块滚了一地,她到底是何方神仙?那些价值不菲的财宝最后归于何人?都成上海人茶余饭后争得面红耳赤的话题!

一潭死水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了，上海人久违的传奇又回来了，这个字眼令上海人羡慕欣喜，烦躁和蠢蠢欲动……传奇是大时代在蜕变转型中不同价值观和审美观互相碰撞后激起的骚动，为了追逐传奇，原先稳定的婚姻破裂了，随遇而安吃大锅饭的平静心态给打破了，深埋多年的难解情结袒露了……街头巷尾，饭后茶余，听到不少故事，我就把它们如实记录下来，因此有了《蓝屋》，有了《穷街》，有了《女儿经》……

写作和阅读一样，不同的人生阶段会玩味出不同的境界，所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悲欢离合总无情……”而今的我，更关注和偏爱非虚构写作，然当着上海大片里弄、洋房化为大厦林立的水泥森林，看着我们长大的沈家姆妈、吴家姆妈连带她们一口的糯软滑的上海话渐渐老去时，重读自己在80年代所写的这些文字，不禁对那段已逝去的故人风景十分怀念。

城市记忆和每年的落叶，层层叠叠、融洽化和，然后营养着我们的城市人文，我不奢望自己的文字可以载经入册，只希望它能融入其中一层落叶之中。

现今流行“整旧如旧”，保持原始状态，此次再版也遵循这个美学标准；对文字只字不改，另增几帖我儿时与此有关的旧照片，及一些当年改成同名电影、电视剧的旧剧照。

希望读者能喜欢《上海罗曼史》。

2006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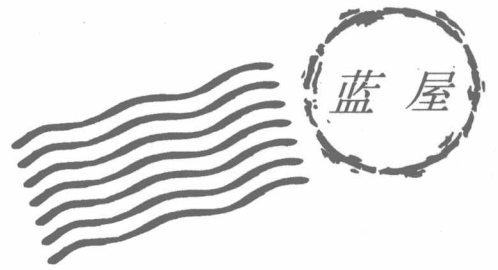
蓝屋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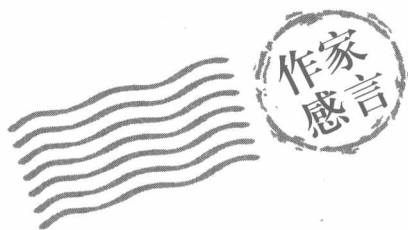
女儿经 085

穷街 171

签证 237

山青青水粼粼 347





我自小喜欢穿漂亮衣服。上世纪80年代国门开放之初，上海尚买不到高质量的品牌时尚衣饰，唯今锦江饭店沿街“上海滩”现址，是当时新开的收外币兑换券的一家高级时装店，服务对象是外宾。这是最令我流连忘返的地方。

《蓝屋》的多次转载令我挣到当时属十分可观的一笔“横财”，我就很“世海”地从那家时装店花了500多元外币兑换券（有如今天买一套“迪奥”品牌的魄力），买了这条全亚麻的孔雀蓝色的裙子，很经典的80年代的时尚，因为这全部是出口的，所以细节上全都符合外商要求。80年代流行T字肩A字裙，即加垫肩的一步裙，上身宽下身窄。蓝色是我喜欢的颜色，不过不是沉闷的制服蓝，而是孔雀蓝、海军蓝，即有层次的蓝。

我属不大会理财的，稿费大部分花在购买衣服上，我乐在其中。

眼镜也是当时流行的遮住大半个脸的醋酸树脂胶镜框，上海人第一次见识这款式是从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我这副眼镜是祖父从香港替我买来的。他说：戴眼镜的人，眼镜是门面。

这是1985年照的。这件衣服是我最喜欢的，除了款式，也因为这与我的得意之作《蓝屋》关系密切，是《蓝屋》奖给我的。

20年过去了，今天看来，这条裙子带有强烈的80年代色彩，即俗话说的“老式”了，如同我今天再翻阅《蓝屋》，同样发现有太多的80年代特有的时代烙印，但我还是把它选进来，因为《蓝屋》对我的创作生涯意义非凡。

20年过去了，这条裙子我早已穿不下并早将它送人了。我对《蓝屋》的认识和感想，却随着阅历的递增不断加深，近日正在努力设计建造一幢新的《蓝屋》，希望这部《蓝屋》能如其生活原型绿屋一样，不受任何时代的审美所局限，正如其设计师邬达克所说：“这是超时代的，再过50年，依然不会out！”



我与绿屋主人吴同文孙女咪咪(左)合影。

这张照片摄于1980年,当时上海流行皮夹克,一个个穿得像女杀手。我这件是啡色鹿皮的,因为我不喜欢加入满街的黑皮夹克人流中。

咪咪这件皮夹克可是正宗的世界顶级名牌德国小羊皮呢!1976年“四人帮”一粉碎她就跨出国门,1980年衣锦还乡探亲来了。后来上海刮起的出国风,就是这第一批衣锦还乡的上海人惹起的。

咪咪他们这批绿屋后人都称我“大表嫂”,这有点《家》、《春》、《秋》里很老派的感觉。咪咪与我最要好。因为她,我了解了很多绿屋的故事。她弹得一手好钢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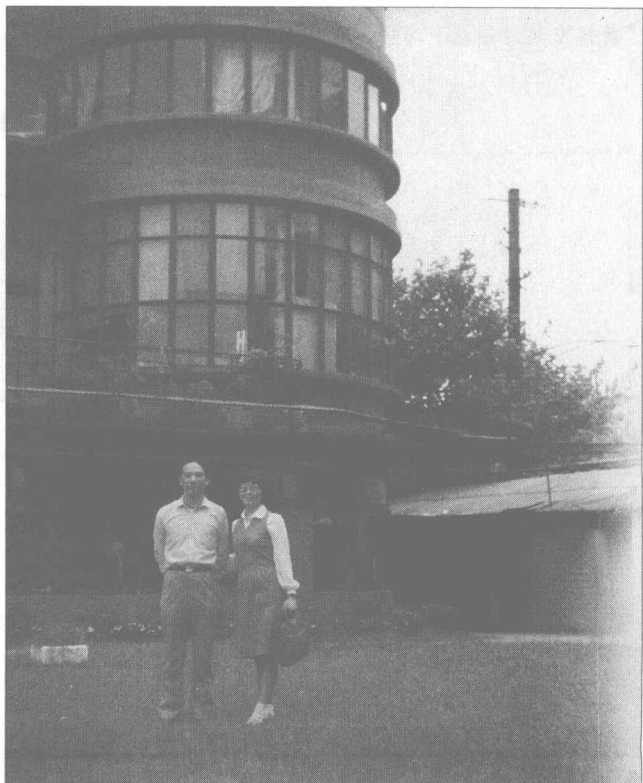
她现在已是一位成功的海外女企业家,依然热爱音乐,办公室里成日回旋着肖邦的钢琴乐曲。她继承了祖父吴同文的经商天赋和享受人生的基因。

我与先生一起去凭吊绿房子，当时是上海规划设计院。看门人不让我们进去，我先生向他解释：我从前住在这里，想进去看看。看门人看了我们一眼，说：“你们是外边回来的吧？好，照顾一下。”

就这样，我们两个冒牌“外面来的人”才得以进入过往的家门，还请那侨务政策落实得很到位的门房替我们按了下傻瓜机。

那是1985年。

十年之后，一位台湾建筑师偶然驾车经过这里，发现这幢残破的邬达克精心之作，欣喜若狂，将其以旧整旧地重新装修一“旧”，绿屋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浙江电视台《蓝屋》摄制组成员合影。这是我的小说第一次搬上电视屏幕。电视剧为二集，改编费大约200元，这是当时的稿酬标准。然摄制组的敬业认真，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仍属一流。前排左起为导演李忠信、我、严翔和向梅。



与刊发小说《蓝屋》的《钟山》杂志主编刘坪(左三)、《蓝屋》电视剧导演李忠信(左一)及主演向梅(左四)和严翔(左五)。

1983年，中篇小说《蓝屋》在《钟山》杂志上发表。在此之前，该稿遭某杂志退稿。后来我再投《钟山》，刘坪将我接到南京花了一个月时间让我修改，并予以发表。如果没有刘坪老师，或许也就没有了《蓝屋》，或许我就此在文坛上消失了。

感谢刘坪老师！感谢《钟山》杂志！

我与上海作家协会的王英老师(右)。

没有上海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的栽培和支持,以我的慵懒、贪玩的个性,很可能在写作上会半途而废。

写《蓝屋》时,我还是惠民中学的英语教师,还在做班主任。为了保证我写作,作协为我请创作假。王英老师腿有疾,行走不便,为了替我请创作假,挤公共电车不知挤了几次,还跑到区教育局……总算为我争取到一年创作假。我第一次享受不上班还可以拿工资、在家里写作的幸福,很有点诚惶诚恐,一点不敢偷懒,怕给人在大街上撞到萌生“请了创作假不在家写作在外面白相”之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特别我这种夹着尾巴做人做惯的,就是这样天真!不过至今我养成一个好习惯——做作家不能做坐家。一天不写点东西好像很对不起“作家”这个职业,这大约应是那时养成的一种心态。

《蓝屋》就是这样在创作假中定定心心写出来的。



作家
感言



1939年在女儿婚礼(即我婆婆的婚礼)上的吴同文。

我从没见过这位外公,他在1966年9月不堪受辱,自杀于绿屋四楼小客厅,享年58足岁,现在听来是正当盛年呢。

他属能挣会花型。挣来钱就享受,一点不会亏待自己。所以,上海就有了一幢被称为“远东第一豪宅”的绿房子。现在挂上市级优秀建筑保护的铜牌。他肯定不会料到,他的名字在他去世的40年之后,广为上海人所知吧!

他有一妻一妾,妻是苏州大户贝家的九小姐(贝聿铭的九姑母)。他与妾感情深笃,最后双双携手一起向人生谢幕。太太于2002年94岁高龄仙逝。一男两女,总是难的,不知他们仨在天堂是否和谐相处?

作家
感言

作家
感言

修缮后的绿屋。现底楼、二楼为餐厅,三楼为台湾建筑师顾传晖的设计事务所,四楼为顾传晖私宅。





与绿屋现主人、父母都是上海人，却出生在台湾的台湾建筑师顾传晖（左）。

他与我《蓝屋》中的主人公顾传辉同名同姓，只是一个“晖”，一个是“辉”，且又同年，但在我创作《蓝屋》时，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顾传晖这个人。

顾传晖曾再三要我回忆当时取名“顾传辉”时的细节，但我已一点都回忆不起来了。只是冥冥之中有缘分吧！

当年《蓝屋》发表后曾引起剧烈讨论——蓝屋的第三代顾传辉该不该再回到蓝屋，当然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

现实生活中，顾传晖回到蓝屋了，并且将其修缮一如原样，与政府一起保护了上海的优秀建筑。这是顾传晖（晖）最完美的回蓝屋的方式。



绿屋与蓝屋，顾传晖与顾传辉，缔造了一个绿屋的前世今生传奇。

上海，就是一个不断可以制造传奇的都会。

2005年夏天，我与顾传晖（左二）在上海图书馆举办讲座，现身说法，演绎了这个城市传奇。

“至1914年，由于欧战激烈，生铁原料无法进口，顾福祥公即趁机将早先囤积的生铁原料抛出，因而一跃而为沪上屈指可数的首富之一……顾翁有公子三位，大公子顾鸿志现遵从父意，赴美攻读经济学科，以企发展父业。二公子顾鸿飞，因家庭不和，于1942年登报申明与顾翁脱离父子关系。三公子顾鸿基尚幼，现在徐汇公学求学，据云其志愿为冶金工程……胜利以来，顾公所经营的‘华昌铁工厂’事业蒸蒸日上，今在东南亚一带已负有盛名，而顾氏家族也被称为‘钢铁大王’……顾氏宅第坐落于法租界××路，为德人鲍氏所设计，宅外壁均由蓝色瓷砖砌成，内部装设讲究，其厨房设备和盥洗装置全套均由英、美进口，在沪上享有‘蓝屋’之美称。”

要不是图书馆快关门，顾传辉还舍不得合上这册书页已泛黄了的1946年版本的《上海经济史话》呢。“……二公子顾鸿飞因家庭不和，于1942年登报申明与顾翁脱离父子关系……”这几行字老在他眼前浮动，令他心中充满恼怒和惋惜之情。因为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他知道自己原来就属于这个显赫的家族。而“二公子顾鸿飞”，就是他爸爸！可原先他对自己这个有着如此辉煌业绩的家史竟一无所知！爸爸平时可一字也没提及。然而，这本《上海经济史话》所能提供的，也就是上述这么200来字。太不过瘾了！

他走出市立图书馆，走在永远是喧闹不已、拥挤不堪的南京路上。“二公子顾鸿飞……脱离父子关系……”这几个字还是固执地占据着他头脑，二十七年来，他第一次对自己、对家庭，感到不满足了。

传辉出生于农历正月初九，传说这是个吉日——玉皇大

